

雨水

张永波

农谚与醪糟，混合起来酿造
韭菜盒子的叶片萌发一尺六寸
孩子在柳树上生长
一芽两叶尖锐锐利
东风劲吹，有利于钢筋水泥萌发
楔形文字九曲回肠的漾漾波痕
激荡邻家大河
鱼头跃出枯燥的屋脊
飞向月光
瓦瓮掉落的残渣喂饱了岁月
一条线垂死挣扎
被埋葬在田野的尽头
沟渠移动话题
让碳化的粒米披上金色传说
一鞍马蹄银
一戥碎金
一束七叶参
换不来南行的脚步



初春的风景

耿庆鲁

迎春花开
摇曳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
宛如一个个孩子
吹起春天的号角

一朵朵小花
犹如金黄的喇叭
在春风中高歌
发出金属的颤音

迎春花的金黄
闪耀在春光里
绵延成一片花海
惹了人们的眼

春鸟欢唱
敲打春天的风铃
羽翅轻扇
颤动化雨的春风

春天的大地上
开始蔓延小草的青绿
春雨的滴落
是草木逢春的悸动

春花盛开
弥漫了花开的芳香
勤劳的蜜蜂
酿造一个甜蜜的春天



松树山

素心

只要我醒着，一定会在某首
传唱已久的歌谣里
找到牛羊成群的传说

时至今日
我的骸骨还镶嵌着
对八百里松州的无限遐想

几百年还是几百年前
泥土化为尘埃时
风沙肆虐，烟云越积越厚

移动的沙丘不断吞噬着过往
当绿洲在荒漠中隐藏起足迹时
那些殉葬的树只能以死明志

我看到的树化石姿态各异
它们有的对着天空伸出风干的手指
有的举起刀枪化身战士

山矮一寸，树根又裸露了一分
茕茕草退出明亮的去处
漂浮的云懂得了科尔沁沙地的全部含义

我知道，生命的尽头是什么
那些在太阳的灰烬里重生的蝴蝶啊
在超时空的绿洲里，飞来飞去

舍不得换了

赵永武

我是在一家文学网站上读了一篇题目叫《方格稿纸》的文章，作者属名继红。

文章讲的是作者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农村小学借读时经历的一件往事。那时候农村的学生家庭条件都不好，在很多同学眼里能拥有一个好看的书包、一件像样的学习用品都是很奢侈的事，甚至有的同学连方格稿纸都没见过。那时候全班的同学都很羡慕她能用方格稿纸写作文。有一天，她把自己的方格稿纸分给全班每个同学两页，让同学们高兴了整整一个上午。这件事给她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读完文章，我感觉与她讲的故事似曾相识。难道是她？随着我关注作者的微信，我记忆的闸门也被徐徐打开，她真的就是我三十几年前的同学苏红。

四年级的时候，我和苏红都是插班生。我是从自然村小学三年级升入四年级插入我们班的。苏红的爸爸在县城工作，奶妈家是我们邻村的。她妈妈生了二胎后没有精力照顾她，便把她从县城小学转到我们村小学借读，插在我们班。我们俩是同桌。

我们小时候的农村，不管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穿的衣服颜色比较单调，大部分都是黑色、蓝色、绿色……而苏红能穿一件漂亮的花裙子，在全班甚至全校都给人鹤立鸡群的感觉，但从苏红的身上却丝毫看不出城里孩子的优越感。她漂亮的花书包里还经常装一本厚厚的课外书和一本方格稿纸。这些在农村孩子书包里是见不到的，尤其是方格稿纸。

每次上作文课，同学们都把作文写在一个自己订的白纸上，然后再从本子上扯下来交给老师，而苏红总是把她的作文工工整整地写在方格稿纸上交给老师，老师很喜欢，同学们也很羡慕她。我的作文是全班写得最好的，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那时候我常想，假如我的作文也写在那样的方格稿纸上，被老师读该多好啊。苏红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有一天竟然送给我两页方格稿纸，她的举动迎来了全班同学羡慕甚至是妒忌的目光。第二天，苏红拿了两本方格稿纸，给全班每个同学都分了两页，让同学们都像中了奖似的高兴了半天。

下课后，同学们在操场上玩游戏。那时候的游戏和体育运动也很单调，无外乎老鹰捉小鸡、扔篮球、踢

毽子等简单的活动。但做游戏的时候同学们好像怕弄脏了苏红的花裙子似的，都老远地躲着她，很少和她玩。她和同学们玩不到一起，便静静地坐在角落里看那本厚厚的课外书。有一次，我问她读的什么书，她说是《红楼梦》。后来她把《红楼梦》借给我读，我读了几页，觉得读不太懂，就还给她了。

半年之后，苏红就转回县城里读书了，后来我从她堂哥那里知道她考了高中又上了大学。

在微信里，我知道她在我们相邻城市的一所大学任中文教授。父母还生活在我们居住的城市，爱人是转业军人，也工作在我居住的城市，女儿在省城读大学，她每周或每半个月要回来看望父母，和家人团聚。她说从小养成的读书习惯一直坚持，参加工作以后，每天早起一小时读书的习惯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我们聊到了都特别喜欢的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也聊到了我们都喜欢的作家麦家、杰克·伦敦和诗人纳兰性德……她说用方格稿纸写作和记读书笔记的习惯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改变，每次用方格稿纸写字时候就会特别平静，心里都是满满的幸福。她永远忘不了三十多年前同学们从她手里接过方格稿纸时灿烂的笑容。

寒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她约了我，要送我一本她的文集和她记录的读书笔记。

那天下了一层薄雪。单位门前停车场上黑色奥迪轿车上走下苏红。黑色短靴子、白色羊绒大衣、红围巾、口罩下白皙精致的脸、长发及腰……因为我的手里也拿着几本准备送她的书，她也认出是我，便脚步轻快地向我走来，靴子踏地铿锵作响。我愣在那里，眼前的这一女子让我记忆里的那个扎着马尾辫、穿着花裙子的苏红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来自骨子里与众不同的美丽和自信打断了我的思绪，让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若九秋之菊。闲暇时读着她的文集和她记的读书笔记，绿色方格稿纸、清秀的蓝色钢笔字，字里行间透出宁静和淡泊。

在微信里，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用方格稿纸写作和写读书笔记。

她说：爱得太久，舍不得换了！



天鹅舞

杨志礼 摄

梦回家乡“跑百病”

李富

有了河，土地就有了灵性；有了河，游子就常常在河边想家。

我家住在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的伙房村。花加拉嘎是“瓜加拉嘎”的音转，系蒙古语，意为“瓜川”。

一群人，一群从河北、山东闯关东来的人，在这里落脚，盖房搭屋，从事农耕，繁衍生息，其乐融融。但是，毕竟是生荒，毕竟是战乱，毕竟是生产力低下，死亡、疾病，时时困扰。过了“一年明月打头圆”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后，也就是正月十六，花加拉嘎上上下的百姓，家家户户，男女老少，只要能跑得动的，都起得特别早，他们纷纷来到河道里，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跑百病”。

“跑百病”，也叫走百病，跑百步，游百病，散百病等，是一种祈求健康的活动。“跑百病”，有没有河，很是关键。家乡的这条花加拉嘎河，真是“跑百病”难得的河流。父亲告诉我：“在庄稼门前的小河里‘跑百病’，那是一年中最美的事情。跑一跑，不见老；出溜滑，像蛤蟆；碰一碰，去百病。”大人孩子在冰面上，推的推、拉的拉、滑冰车的、打冰嘎的、打出溜的，还有的孩子冻得通红的手，到没有封冻得的冰沟里，摘下冰溜子，放在嘴里咀嚼，嘎唧嘎唧响。

村里有个王姓奶奶，她无儿无女，过继一个小子，她很愿意参加民间的一些活动。诸如庙会、元宵节、“跑百病”等等。村里知道她的人说，王奶奶年轻的时候，想生个孩子，但是多年没有动静，便到林东的老爷庙的庙会上去求子。那时有一个求子的“偏方”，上庙烧香后，要求磕仨头，之后，要吃掉一个“泥公鸡”，才能怀孕生子。王奶奶求子心切，占完卜后，拿起泥公鸡一口吞下，因为太急，泥公鸡卡在在了嗓子里，差点憋死，好

在周边的香客又是捶打，又是扣掏，最后灌了一口水，硬是把泥公鸡冲了下去，才算缓过劲来。泥公鸡吃了个死去活来，但孩子却是没有，王奶奶认命了。但是，泥公鸡的事情丝毫没有改变王奶奶对民俗的参与，她每年还是照常参加各种活动。这位王奶奶活了大概九十多岁，她的长寿可能与她参加各种民俗活动有关，因为这些活动毕竟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活动。

“跑百病”是我小时候最为快乐的一件事。正月十五还没过，我们村里的几个孩子就约定：正月十六那天，一起去“跑百病”，我们把冰车、冰锥都准备好，就等那天的到来。那天来到了，没用大人吆喝，我们早早地起床了，穿上过年时的新棉衣新棉裤，拿着自己心爱的冰车，跑向河边。不一会儿的工夫，村里的大人孩子也都涌向河边，冰面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人们，歌声、问候声、打闹声、冰车的滑行声，响成一片，大人们互相敬着香烟，孩子们互相追逐，有的滑倒，有的嬉笑，人们的脸上再度洋溢着节日的笑容。

当然，“跑百病”也不仅仅局限在冰面上，田野里，田垄上走一走，都是同样的效果。只不过，我们花加拉嘎有一条这样的河，“跑百病”成了完全意义上的民俗了。在花加拉嘎乡没有靠近河流的地方，也照样“跑百病”，吃过早饭，家家户户都大门挂锁，全家出动，到山川田野里去“跑百病”。那些平时不太爱游逛，喜好清静的老人，凡是能走动的，这一天也都不会呆在家里，大多都会穿得暖暖和和，拄上拐杖去田地里转转。父亲对我说，“跑百病”不是什么迷信活动，经过正月十六这一游一跑，就会使“百病”和不顺畅都在舒心悦快的运动中，“丢”在路上，“扔”在野外，“百病”全消，没病没灾的会好上加好，更加健康。

记忆的填仓节

刘珑

按说，过罢上元节，春节喧闹的正月应嵌下暂停键才是。

可在我的记忆里，在乡下，填仓节让正月依然泛动涟漪，余韵悠悠。

填仓节又称添仓节，是古代民间祈新年节俭。妈妈告诉我，农历正月二十是小添仓节，二十五是大添仓节。一些书籍恰可佐证之。《介休县志》云：“二十日，名‘小天仓’。煮黄米糕，燃灯礼佛。”《大同志》曰：“二十日，为‘小天仓’；二十五日，为‘大天仓’，添买米面、柴炭等物。”《帝京岁时纪胜》亦有言：“正月廿五日，为填仓节。”

在廿五，我们小村家家要囤里添粮，缸里添水。他们或饱食以示填满了仓，或用灰等围出仓的形状，在其中放些粮食以示仓满，或祭祀仓瓮之神，以祈一年粮丰仓满。

民以食为天，乡邻把填仓节看得很重，有些祷祝活动不是夸张，而是虔诚。我们在辽南当兵就看到，一些山区有舞窗花的习俗，用纸做成一个妇女手拿簸箕，挂在天窗，随着风吹，可见妇女除糠倾倒的动作。意思是除去秕糠，留下果实。

以上行为，无不寄托着人们渴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和人寿年丰的期许。

小时候，妈妈把填仓节过得颇有仪式感。妈妈有病，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她旁若无人，自话自说。尤其夜晚，她坐着，居然情绪激昂地自言自语整整一个夜晚。在角落，在由那个被垛投向墙上的深浓阴影里。那阴影是如此浓郁，你只能看到她的剪影和那双穿透性的眼睛。但罹病的妈妈有着异乎常人的记忆力。村里的孩子，亲戚的孩子，长到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她仍记得他们的生日！有时恍惚，我总觉得，妈妈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奇人。在正月，妈妈的讲究极多，比如哪天不能挑水，哪天不可动针，动剪子，等等。她自己恪守，也要我们恪守。就说填仓节吧，正月廿，她要将一块提前攒下的发糕，供奉在屋檐下的一个地方；而在廿五这天，她要早早从炕上爬起来，在空旷的院子里，用灰灰画一座粮仓。粮仓醒目，令人不由想起童年玩过的一种“打

池塘边的榕树上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
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

歌词清朗、童真烂漫，歌声里有童年，现实中还有更纯真的童年——春天吹着树枝外皮做的“树哨”、夏天头戴纯手工的杨树条草帽、秋天在场院麦秸圈子里“藏猫儿”、冬天筛煤胡渣儿时冻得手脸都是血口子——我们就是这样土毛糙糙地、神兽般地长大的。

时光匆匆，转瞬半百。看到同学的子女成家立业喜事连连，有感而发。林西县统部镇的统部中心小学，这是我们梦想的起点。站在学校院土墙上数村子里电视户外天线杆，研究谁家是“万元户”；趴在大河套（巴尔汰河）石拱桥上，对证赵州桥的课文，研究“建筑学”；站在供销社的五金柜台外，看了看各色收音机，研究“无线电”；在大河套北岸校田地，与高年级比赛收割小麦，研究“怎么赢”。伴随着友谊和成长，除了乐趣和天真，我们还见证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无饥无忧，何为不乐”。春季开学，大家都穿上过年的新衣服，书包里装上新教材，满满的仪式感；夏日清晨，班主任李老师带大家晨练、间或指导“运动员”背诵几个知识点，找到了早自习的感觉；秋收忙碌，放学后还要随家长去收割庄稼或看护场院，当时劳累不少贪玩有余，多年以后才感悟到“带月荷锄归”的意境；冬季取暖，每名男生要上交班级一花篓筐干牛粪，早早背到学校完成任务，是责任让自己感觉长大了。还有孔老师教授的速算技巧，程老师指导大家轮番的上台“演讲”，至今都受益匪浅，孟老师带语文课抽空教的《沂蒙山小调》，至今还会唱几句。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牛同学，数学课程的优秀学员，去他家请教作业，他讲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听不懂，干脆直接抄上他的答案；孔同学，在元宝山区的平庄上过学，她还会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王同学，讲起评书《薛刚反唐》津津有味，毕业后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许同学，有一件橙黄色衬衫，我们把它当道具，跳闹着围拢在一起，声称要保护“木棉架梁”；周同学，自任引燃煤炉的“炉长”，这可是个辛苦活，冬日早晨让我们一进教室就有一种温暖……回想点点滴滴，思绪闪现若干活泼的身影和当时的自己。

当时我们一上学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直接上一年级，入校“面试”是背诵100个数。当时我们的游戏都是原生态的，一听“打纸哨”“撞拐”“杀马战”这些俗称，就知道能尽兴到汗流浹背。女生们的跳皮筋、翻线绳、踢沙口袋等游戏，则平添了一份暑气。玩兴大发，就有些许无奈。有寒暑假的“嘉年华”，就有没完成作业的胆战心惊，还有老师居然没设个检查的“劫后余生”。参加植树活动，我们有了绿化护林意识，回来写作文；祭扫烈士墓，我们有了赓续革命血脉的意识，回来写日记；周日帮家人下地干活，我们有了耕作和节约意识，回来写作文；白的确良衬衫蓝裤子红领巾的运动会，我们有了竞赛意识、领奖喽，写作文！重拾回忆，会心一笑，这就是我们1980年入学的第一届。曾经顽劣的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成熟了，意识到要有所作为。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家乡是我们乡愁的终点。而今的统部镇，持续围绕“产业立镇、商贸活镇、工业强镇、生态兴镇”的发展定位，一跃成为全县的重要经济支撑，北方活畜交易市场更是全市的特色品牌。在家乡创业就业从业的第一线，都有我的同学、校友投资投智投劳的不懈努力，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有更多学子走出家乡、反哺家乡、建设家乡，为巩固家乡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锦上添花，贡献一份力量。在新时代发展征途上书写乡愁，这里有你有我。

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立站”游戏——前面画几个格子，后面画一个半圆，在半圆内立有石片，我们单腿跳过格子，在最后一级格子用布口袋去打倒石片。妈妈在格子内撒上谷子，在半圆内撒上玉米、黄豆，直到夜幕降临，方才收拾干净。妈妈在填仓节一直是肃穆的，二十日那天，她闭关般昼夜不吃不喝。

妈妈记忆力超强，估计是继承了她妈妈我姥姥过年时的习俗。也是，姥姥家尽管寒门，但绝不放弃对文化的渴望与尊崇。姥爷没有文化，姥爷的爸爸更是大字不识，然而名字一个比一个文采斐然。姥爷叫边景儒，他爸爸叫边毓藻，仿佛书香门第。

每个秋天的落叶是为了等待又一个春天。每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这样的家庭，自然重视年节的氛围。妈妈能够传承，是对传统年俗的敬仰，也是一种功德。

妈妈九十岁歿世。几年倏忽而过，乡下的风景依旧缤纷，但那些具有仪式感的习俗也在渐渐淡化。可能，没有妈妈那种虔敬，有些年俗迟早要被时间之水而淹没。所以，妈妈的表现，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那是文化的标志亦是精神的标志。

妈妈珍重粮食，在生活中是节衣缩食的典范。她常说，日攒一把，年积成箩。她好采集树叶填充在饭食中，甚至直接用野菜、树叶充饥。那年我四岁，因为她动辄往米粥里掺糠，我绝食了，站在门口啼哭，惹得分家另过的奶奶将我拉到了叔叔家。妈妈对粮食的珍视，妈妈的吝啬，却让我们平安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少吃少穿的年景。

记得，妈妈吃饭总用开水将饭碗洗涮得干干净净，还要喝下那水。背着我们，她竟像过困难日子的人，将饭碗一圈圈舔，直到舔干净。后来，我几次与寺庙的住持聚餐，见他们也是用开水将饭碗冲涮干净，并喝下那水，方知妈妈秉持了禅意。

“仓廩实而知礼节”。如今，我也固守妈妈的执念，每餐用水将饭碗的最后米粒冲进口腔。尊重粮食，尊重劳动，尊重土地，尊重历史，总不会错。

童年·同年

麻志远

好手；许同学，有一件橙黄色衬衫，我们把它当道具，跳闹着围拢在一起，声称要保护“木棉架梁”；周同学，自任引燃煤炉的“炉长”，这可是个辛苦活，冬日早晨让我们一进教室就有一种温暖……回想点点滴滴，思绪闪现若干活泼的身影和当时的自己。

当时我们一上学没有幼儿园也没有学前班，直接上一年级，入校“面试”是背诵100个数。当时我们的游戏都是原生态的，一听“打纸哨”“撞拐”“杀马战”这些俗称，就知道能尽兴到汗流浹背。女生们的跳皮筋、翻线绳、踢沙口袋等游戏，则平添了一份暑气。玩兴大发，就有些许无奈。有寒暑假的“嘉年华”，就有没完成作业的胆战心惊，还有老师居然没设个检查的“劫后余生”。参加植树活动，我们有了绿化护林意识，回来写作文；祭扫烈士墓，我们有了赓续革命血脉的意识，回来写日记；周日帮家人下地干活，我们有了耕作和节约意识，回来写作文；白的确良衬衫蓝裤子红领巾的运动会，我们有了竞赛意识、领奖喽，写作文！重拾回忆，会心一笑，这就是我们1980年入学的第一届。曾经顽劣的我们不知天高地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现在成熟了，意识到要有所作为。

凡事过往，皆为序章，家乡是我们乡愁的终点。而今的统部镇，持续围绕“产业立镇、商贸活镇、工业强镇、生态兴镇”的发展定位，一跃成为全县的重要经济支撑，北方活畜交易市场更是全市的特色品牌。在家乡创业就业从业的第一线，都有我的同学、校友投资投智投劳的不懈努力，这是我们的责任。希望有更多学子走出家乡、反哺家乡、建设家乡，为巩固家乡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锦上添花，贡献一份力量。在新时代发展征途上书写乡愁，这里有你有我。

愿历尽千帆，归来仍少年。

